

小说界文库●长篇系列



XIAOSHUOJIE WENKU

# 早安,美利坚

ZAOAN MEILIJIAN 薛海翔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八十年代华人新移  
遇、困惑以及他们的  
深层次描绘东西方文  
国社会现象种种,  
作。



民在美国的种种遭  
奋斗、拚搏。一部  
化碰撞、交融以及美  
有独特风格的长篇力

XSTW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早安，美利坚

薛海翔 著

XSTW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早安,美利坚**

薛海翔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3 字数 314,000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21-1314-0/I·1026

定价:13.80元

## 第一章

### 1

走出州歌剧院雕花的橡木大门，下雪了。伍迪和伊娃·布莱恩不约而同地站住，仰起头。没有一丝风，细小的雪花，从夜穹深处静静地滑落，无声无息地在歌剧院华美的高台阶上铺了薄薄的一层。

美国人的预报真准，伍迪心中赞了一声。早晨，在厨房里吃早饭，听那沾油蒙垢的收音机说，今晚下雪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七十时，一缕阳光正从接近地下室天花板处的小窗户里射进来，他当时的感觉是“姑妄听之吧”。

身后厚重巨大的门扇，把“蝴蝶夫人”凄美的咏叹调和她演绎的一场失败的的东西方文化交合，隔断了。伍迪和伊娃沉默地沿着长长的台阶往下走。伊娃似乎还沉浸在那个日本女人的悲剧命运里。伍迪则有意保持沉默，作为一个艺术系的学生，他清楚地知道，场景和道具在烘托氛围中的作用。今晚，他需要的氛围正在聚集中。

走完台阶，下到街道时，伍迪轻叹一声：“人与人为什么这么难以沟通。”用略带气声说出的英语，如同母语一样精确地

传达着对人类隔阂的感叹。伊娃果然侧转脸，看了他一眼，迷茫在眼中流漾。

伍迪知道，该转换情绪了。他伸出手，承接接着飘落的雪花：“你知道，这雪花为什么这样纯洁？”

“为什么？”伊娃走在前面，转过身，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倒退着走。路灯下，波浪起伏的金发，泻向肩头不停跃动，绿色的眼睛在上翘的睫毛下熠熠闪亮。伊娃身材娇小，黑衣黑裙，配一双白色的半高腰软皮靴，像只小牦鹿般的轻盈。面对着一米八十的伍迪，她微微仰起象牙般的脸，满是天真的好奇。她的身后，雪花降落，如泣如诉。伍迪一阵热浪翻上胸间，真是个好尤物，他想，同时，克制着拥抱她的冲动，“因为，他们是从天堂里直接来的。”

“你真的这么想？”基督徒的伊娃顿时笑意满脸，她不大敢跟共产党国家来的中国人多谈宗教，他们言词锋利，逻辑严谨，对神和她的虔诚无情地戕害，“你也认为天堂是个纯洁的地方？”

伍迪笑而不答，快步上前，一把拉住伊娃的臂肘：“小心！”伊娃的身后，已是人行道的边缘了。穿过马路，是停车场。他们坐进伊娃的黑色的“奥迪 5000”，1987 年型，当年的新车。簇新的皮座椅，令人舒适地吸收着身体的重量。伊娃打着火，发动机无声地启动，仪表盘闪烁着幽暗柔和的绿光，雨刷定在低速档上，每十秒钟轻拂一次挡风玻璃上的雪花。这是伍迪到美后两年间乘过的最漂亮的车，上次他回去后，查过目录，价值两万美元。

雪夜，行人稀少，伊娃把着方向盘，车头灯的光柱里，雪花变成无数飞蛾，迎面扑来。暖气上来了，车厢里，新车特有的皮

革味和伊娃的原野型香水味悠然飘散,使车窗外的冰雪世界变得如同舞台布景般的不真实。一个遥远的记忆在脑海深处闪了一下:小时候,裹在被子里,听着上海的秋雨无休止地拍打在窗玻璃上,他真正感到家的温暖和安全。伍迪把脸转向伊娃:“论文看过了吗?”

“看过了,我从来没有想过,音乐会是这样起源的。”

再过两个月,到五月,伍迪就该毕业,拿音乐硕士的学位了,他写的毕业论文是《西方音乐起源宗教初探》,套的是中国的“音乐起源于劳动”的路子,想当然地论证,西方音乐是在宗教活动中产生的,由弥撒曲到赋格曲,发展到和声。论文早就交给指导教授了。上星期,听完州交响乐团的演出,他把论文的底稿给了伊娃,请她提修改意见。这是一件道具,是一位音乐家所必备的;也是一个砝码,去倾斜他在伊娃心中的天平。现在,他要看看结果了,“告诉我你的意见。”

“我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你们音乐家的专业知识。”

好了,结果是“A+”,满分还多一点。伍迪要的就是这个形象,一个在清苦中执著追求辉煌的艺术真谛、不坠青云之志的青年音乐家。他把仪表盘边的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台,贝多芬的《田园》,从环绕车身的立体声音响系统中倾泻而出,充满车厢内的每一立方时空间,顿时,使人觉得置身于仙山琼阁。到此,伍迪感到,今晚所要的氛围,已全部到齐了,就让音乐把它维持到目的地。

伊娃的公寓是三楼上的一个两卧室套房,三角型的客厅居中,暖气调在华氏七十度。伍迪和伊娃都脱去了外套,伊娃进厨房去弄咖啡时,顺手打开了音响,轻柔的小夜曲在这个黑

白基调的公寓里流漾，伍迪坐在黑色的沙发里，心中充满急切的期盼。

伊娃赤着脚，踩着厚软的白色地毯，端着放了两只咖啡杯的托盘走来。她在茶几上放下托盘，端出杯子放在茶几上，便挨着伍迪坐下，像一只柔顺的猫，绿眼睛专注地看着伍迪。

伍迪不再克制，他向伊娃伸出手去，仍然找了一个借口：“还冷吗？我的脸可是冰凉的。”他用手指背轻轻划过伊娃的脸庞，微微的战栗向手臂反射，伊娃轻轻眯起了眼，没有躲闪，手指背又滑向鼻子、嘴唇。他感到伊娃柔软的嘴唇含了含他的指节，如同稚嫩的芦苇想要挂住掠过的轻风。性感而又意味明确。巨大的冲动，冲去了所有的犹豫和胆怯，伍迪用两手捧住伊娃的脸庞，把嘴唇猛地压在伊娃的红唇上，倾身太快，动作急促莽撞。伊娃贴过身来，两手搂住伍迪的腰，舌头有如一头灵巧的小动物，敏捷而快乐地钻进伍迪的嘴里，伍迪一阵晕眩，闭上了眼睛，用舌头热烈地迎接伊娃。半晌，他透过气来，抬起头，沿着伊娃的脖子，一直向耳垂吻去。他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女人的耳朵，是最敏感的动情区，他吮吸着伊娃薄薄的耳垂和冰凉的珍珠耳环，舌尖不停地探进她的耳朵眼里。果然，伊娃浑身战栗，发出含混的呻吟。伍迪一只手移到胸前，搓揉伊娃饱满的乳房，一只手伸到背后，不动声色地拉下她上衣的拉链，解开胸罩，抚摸她光滑的脊背。伊娃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当伍迪的手解开裙扣，伸向她两腿之间时，伊娃猛地睁开眼：“不，停下。”洁净的两颊上布满激动的红晕。她站起身，跑进浴室，关上门，任伍迪在沙发上不知所措地呆着。

门再开的时候，伍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伊娃已经全身赤裸，她说了声“来”，转身朝卧室快步走去，那步态，像沐浴

着朝霞，穿过晨雾，向青色的山巅跑去的羚羊。伍迪惶惑地起身，被好奇心驱赶，走进浴室，伊娃的衣物挂在墙上的挂钩上，墙根，是衬着塑料购物袋的杂物桶，里面躺着一支细长的空塑料瓶，是“杜恰”，伍迪在超级市场的卫生用品架上看到过，是用来清洗阴道的清洁剂。她刚洗过，是常备不懈，还是特意为今晚准备的？伍迪忽然感到一股别扭的压力，美国人把性生活真当生活过。骨子里，伍迪是惧怕那些开怀享受性愉悦的女人的，她们让他感到一种类似赛前的紧张和压抑，他宁愿要那种羞涩地推拒的女人。

出乎意料，伊娃娇小的身躯，竟会喷发出那样巨大的无止尽的能量，时而如白亮的惊涛，震撼着冲击伍迪，时而如血红的大火，焚烧着吞噬他，这是一个刁钻的精灵，一只疯狂的小兽，它的狡黠的爪、伶俐的齿，交相迭映，频频闪现在伍迪的上下左右前后，陷入重围的伍迪，手忙脚乱地变换着各种姿势，紧张而亢奋地支撑着，竟然忙里偷闲，脑海中掠过前不久读过的性心理分析文章中的一句话：知识分子对性技巧的刻意强调，是为了掩盖他们对于性无能的恐惧。注意力稍一分散，他觉得紧逼中要失守的压力略略减轻了。他听到伊娃的呻吟越来越急促，越来越高声，越来越清晰，“快！快！快……”这个快乐而绝望的单词呼号，一下子把伍迪推到了险峻的山巅，引发瞬间的雪崩般的大崩溃……

## 2

三十二岁的伍迪，结过婚。但是，回想起三十岁到美国之前的性经历，他有一种乏善可陈、虚度光阴的感觉。



那时在上海。“文革”中期，小学毕业，乱七八糟进了中学。中学毕业，哗啦哗啦下乡去农场。“文革”收场，才考大学回了上海。岁月漫长，枯燥，一片荒芜。除了一两场单相思的暗恋，连异性的手都没拉过，堪称奇异。看着同辈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拈花惹草，拥红搂翠，伍迪在妒嫉之余，也产生了魅力和魄力均不如人的自卑感。以致大学毕业前夕，父亲早年同事把外甥女刘惠娟介绍给伍迪时，伍迪虽跟这个浓眉大眼的纺织女工毫无共同语言，竟也上了床，弄得月经过期一星期不来，吓得两人魂飞魄散。那时候，未婚先孕是塌天大祸，病急乱投医，伍迪搞来一偏方，一天八个皮蛋，蘸醋吃。刘惠娟打着恶心，硬给吞下去，上天垂怜，月经后来也来了。只是至今也不清楚是偏方生效，还是虚惊一场，压根就是月经晚了几天。倒是女人经过这一场，便死心塌地跟上伍迪，暑假里，伍迪在学校练琴，刘惠娟把厂里发的防暑饮料酸梅汤粉省下来，顶着烈日头送到学校，冲给伍迪喝，自己挤车却中了暑。伍迪觉得这女孩真能为自己死，可是，他对这种拚死对他好的情感忍不住反感，他觉得他要的根本就不是这种爱情，他无法产生丝毫共鸣和回应。刘惠娟的身体，他是能不碰就不碰了，等待月经到来的夜夜恶梦，够他记一辈子了。等伍迪办出国签证时，女孩见面就眼泪汪汪，双方父母都同仇敌忾，要伍迪跟她“明确”起来，拿到美国领事馆的“F-1”签证的当晚，伍迪跟女孩谈妥了协议：马上结婚登记，以后把女方也办去美国，基本自立后就离婚。当晚，两人才放心放胆地又作了一回爱。第二天就各自拿着介绍信登记结婚，七天后，伍迪就飞抵旧金山了。

遇到关琴是在山佛大学国际语言中心的英语课堂上。伍迪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学期，一边修专业课一边补习英语。这个美国中西部山城，虽然是州府，中国人却不多，这个班里，另外只有一个中国学生，每次上课都坐在最后一排，静静地从不主动发问的台湾女生关琴。那时正是伍迪最寂寞的时候。原以为，到了美国，就到了人类所能拥有的最丰富多彩的天地，美国是由色彩、音响、速度、纵情、放浪……旋转而成的光亮夺目的巨大空间。谁知，这一切全没他的份，他要修四门课，否则就不能维持外国学生的合法身份，就会“黑”掉，他要把百分之一百的课余时间用在中国餐馆里，当侍者，刚好挣出生活费。他的生活由三点组成，教室，餐馆和地下室——他的卧室。三点支撑是最稳固的，他恐怖地发现，那些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那些擦肩而过留下一街香气的金发女郎，依然如同在中国时离他一样遥远，他不是明明已经飞越了一个一万多公里的太平洋了吗？他很快就发现了租成人录相带的小店，开始，他把仅有的休息时间全泡在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荧光屏画面上了：性交，群交，同性交，人兽交……看得他从血脉贲张到麻木不仁，最后，看得脑子里只剩下一片刺眼而模糊的发光粒子，像录相带走完后的电视机屏幕。

生活，竟然成了一口黑暗的枯井。伍迪知道，再不走出去，他会融化在枯井的粘稠的黑暗中。

课间休息时，他找关琴聊天，知道关琴随父母移民过来还不到一年，从前在台大医院当会计，有积蓄，因此也不用打工，

想等考出“托福”和“GMAT”后，读企管硕士。伍迪邀请身材修长两眼黑亮的关琴去听他练琴。春夜寂寞，他们的拥抱也十分寂寞。伍迪已经从彼得那里晓得了美国人的“3F”约会方式：“看电影、吃饭、性交”<sup>①</sup>便找个星期天，请关琴去看电影，《夏夜舞恋》，两人英语都不好，看不大明白，但男女主人公充满性意味的诡谲的舞蹈，仍拨动了心弦。他们又去吃了一顿中餐，回到地下室，伍迪心算，半天花掉三十八美元了。下面无论如何该第三个“F”了。他抱吻关琴，倒在床上，一面脱关琴的衣服，一面赌咒发誓保证不干，获得保证的关琴自己脱去了外衣，但胸罩和三角裤还是伍迪从关琴用力护着的手中扯下来的。两人抱在一起，肌肤贴紧摩擦。关琴瑟瑟发抖，伍迪也激动得起了鸡毛疙瘩，便不管不顾了。关琴痛得叫起来：紧闭双眼，眼角泛出泪花。一阵强烈的痉挛，伍迪也完事了。下来，他低头看到一小点鲜红的血。他知道关琴三十一岁了，比他还大一岁，竟然还是处女，他觉得心头沉甸甸的，本能地感到有惯性般的压力。后来，在餐馆里，听彼得说，台湾和香港都可以做手术再造处女膜，满足东方人的需求，他又疑惑起来，结果，那股压力便没有了。从此，他进入了一种类似解放的境界，可以不负责任地去性交，他在关琴身上猛烈冲撞，用一身身大汗洗刷往日不堪回首的羞愤：就上了那么几次床，什么都还没弄懂，就莫名其妙地套上了黑咕隆咚的婚姻枷锁。刚到美国时，一想起这事，羞愤便化作汗水顺着脊背流。后来，他想起是先签证后结婚，所有带到美国来的证件表格上，全填的是“未婚”，便自我宽心地认为，只要不回中国，这婚姻便无效，他仍

<sup>①</sup> 英语中，电影、食物、性交的第一个字母均为“F”，故称“3F”。

然是单身金童。

关琴真是什么也不懂，但是听话。伍迪把录相上看来的动作，在她身上一一试用，关琴又害羞又好奇地听从指挥，唯有一点不服从，不论如何刺激，抵死也不发出声来。伍迪品尝了性的愉悦，两情交融，汇合一体，他对这个在怀中听话可人的台湾女孩有了一些爱意，觉得跟这个台湾人结婚也不错，有绿卡，又有点钱，还有家庭靠山。于是，一个星期天，他穿上唯一的三件套的藏青色西装，带上一柄大陆带来的檀香扇和一把景泰蓝小刀，作为见面礼，去关琴家拜见她父母。关琴父亲是一位退役国军上校，一九五五年从大陈岛撤去台湾时，是个炮兵排长。他把伍迪傻乎乎放在茶几上的礼物抓起来，扔在地上，一脚踩上去，大叫着：“你这个共产党穷小子，怎么敢上我家来，拐骗我女儿，瞎了你的狗眼！滚！”他早先从关琴的台湾同学处听到了风言风语，军人的机警和沉着使他隐而不发，静候战机。伍迪惊愕地作不出反应。他居然弯腰拣起踩得变型的扇子和小刀，不知所措地退了出去。等大门在身后轰然关上时，他才想起来，大叫了一声：“我操你妈！”屈辱地流下眼泪。

前上校逼着关琴下跪，保证不再跟这个“共产党穷小子”来往，关琴泣不成声地答应了。一星期后，伍迪听说关琴父母去纽约看儿子去了，便直冲关家，不顾关琴的恳求，抱起她，三下两下扯去了衣服。从床上下来，他点亮了所有的灯，从二楼逛到一楼，从客厅摇到厨房，连车库都去转了转，末了，在客厅的酒柜里倒了一杯威士忌，两脚大叉地坐在真皮大沙发上看电视。后来三晚，他都搂抱着关琴，在前上校和太太的厚实宽大的床上度过。三天后，面孔泛青两眼发绿的伍迪摇摇晃晃地回到地下室，一头栽倒在铺上，睡了整整一天。

前上校夫妇从纽约回来，逼着关琴转了学。从此，关琴就像雾一样地从伍迪的生活中消失了。

#### 4

山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圈子中，伍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羊肉吃不着惹身骚”的结论，伴随着他被前台湾上校一脚踹在屁股上踢出门外的含有生动细节的故事，被快乐地传诵着，这大多是大陆同学。台湾同学则谨慎地保持缄默，只是女同学们看他的警戒的眼光，使他想起了“吴妈事件”后，未庄上的女人们看待“阿Q”的神情。他却不能像阿Q那样骂上一句：“妈妈的，装什么假正经。”他在美国的日子才开头，他不能跟周围的人闹翻。但是，沉默下去，他觉得要被耻辱给淹没了。这时候，芭芭拉·迪尔本出现了。

跟上个星期五一样，她还是坐门边拐角处的小桌上，要的一份“鸡捞面”，外加一碗酸辣汤。伍迪记得这个不伦不类的组合，他的笔停在账单上，友好地说：“不尝点新的吗？”

“中国菜那么多，我想冒险也不知朝哪个方向。”她用结实的指节敲敲摊在面前的大本菜单。

“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点一个宫爆鸡丁，一个芥蓝牛肉，这是全美最风行的中国名菜，都要小份的，外加一碗蛋花汤，比捞面才多一元钱，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我是一个人。”

这个健壮的女孩吃得又快又香。伍迪把餐后水果、签语饼和帐单递上去的时候，还夹了张写有自己姓名和电话的条子。再忙一圈回来，女孩已经走了。他收起桌上的一元五角小费

时，发现夹着一张小条，是从他那张上撕下来的，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芭芭拉·迪尔本”和一个电话号码。领班彼得腆着缀着两排铮亮的黄铜扣子的胸脯，走过来，用湿漉漉的香港国语轻声说：“方向对头，注意钱包。”

“你说她是妓女？”伍迪吓了一跳。

“当然不是。学生啦——”彼得老马识途地指出，“一般来说，美国女孩，如果接受两次约会邀请，就是肯跟你上床的啦，每次不超过五十块，两次顶多一百，跟找鸡也差不多钱，可是干净安全好多。如果不肯，她就不会再接受邀请。”

晚上的电话里，伍迪晓得了芭芭拉是从邻近的犹他州转过来的，在州立大学电脑系二年级，才两个月，孤身一人，芭芭拉也兴致勃勃地探问了伍迪的情况。很快，伍迪就跟她约好了下个星期天，去看电影，吃饭，他保证领她吃正宗风味的中国菜，芭芭拉在电话那头兴奋得连说：“太棒了！”

一晚上，芭芭拉的身影在伍迪眼前，两颊上泛出健康的红晕，壮实高大的身材仿佛往外冒热气，内里蕴藏着马一样的旺盛精力，一头棕红发亮的长发披下来。伍迪想象着，她跑起来，那长发定会像马鬃一样随风飞扬。同初到美国的许多中国男人一样，伍迪觉得美国女孩个个漂亮，细想起来，这还算中国近代以来审美标准普及的成果，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革命文学作品，或是改革后的新时期文学，提及漂亮女人，总是用“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红嘴唇”。符合这种标准的黄种同胞不多，美容化妆便竭尽全力朝这个标准靠拢。白种女人大多是这个形象。这种把白种人形象当作黄种人的美的标准尺度使伍迪久久深浸在对芭芭拉的深目高鼻的激动之中。

第一次同美国女孩约会，伍迪认真得拘谨，在阳光灿烂的

电影院门口碰头时，芭芭拉穿着一身明亮的柠檬黄色茄克运动便服，脚登一双白色高腰运动鞋，伍迪顿时觉得自己一身藏青色三件套，像是大旅馆门口拉门的侍应生。这种尴尬起起伏伏地持续在看电影和晚餐过程中，直到回到地下室，脱去外套和西装背心，才稍觉定神。他留着领带不解，觉得可以平添几分英俊。他泡了两杯茶，放在写字台上，便坐到坐在床沿的芭芭拉的身边，清晰地闻到了地下室不通气的混浊味。

芭芭拉转过身，笑着扯扯他的领带：“干嘛吗？还扎着它？”一边就动手解领带。

伍迪忙说：“我自己来。”一边抓住了芭芭拉的手。这是今天约会四五个小时以来第一次肌肤接触，也是伍迪生平中第一次与一个美国女孩如此接近，他不自禁地顿了顿，愣了一下，像被自己吓着了。

芭芭拉的手从伍迪手中滑出，慢慢地滑向伍迪腰际，停住了，红艳艳的丰唇，慢慢地靠上伍迪紧抿的嘴唇，用梦一样迷离的蠕动，拨开了伍迪僵硬的嘴唇，含了伍迪的上唇，又含下唇，轻擦慢撩，用一种冰上芭蕾的飘渺节奏，释放出朦胧神秘的旋律。芭芭拉柔软的舌头，撒娇似的拨动伍迪因紧张激动而不自觉咬住的牙关，像一只善解人意的小猫往主人怀里寻求抚爱一样，在伍迪的舌面上左右回旋，上下摆动，终于把伍迪激活了。他只听彼得吹过“法国式接吻”，但绝没想到会是如此令人陶醉，但他不敢造次，这是一位白人姑娘，以往在大街上可望而不可及的西方女性，他觉得只能让芭芭拉掌控进度。芭芭拉慢慢扯掉伍迪的领带，一个一个地解开伍迪的衬衣扣子，仿佛依着一段无声的音乐。她手指插进衬衣内，如羽毛，如清风般地掠过伍迪的胸、腹、背。强大的触电感在伍迪体内飞窜，

他激动得想哭。芭芭拉轻轻拉起伍迪的双手，放在自己饱涨的乳房上，伍迪这才醒悟过来，白种女人也是女人，她要男人！他拉起芭芭拉的汗衫，芭芭拉没戴胸罩，他模仿芭芭拉的节奏，笨拙地抚摸。

芭芭拉牵着他，两人倒在床上，互相扯脱对方的衣服，芭芭拉呢喃着说：“给我，我替你套。”

“什么？”伍迪一时转不过弯来，以为是一句没听懂的英语。

“避孕套。”芭芭拉像蛇一样光滑地贴紧伍迪滚烫的身体。

“我，我没有避孕套。”

芭芭拉失望地松了松身体。随即，又不甘心地贴拢来，轻轻地扳着伍迪的头，朝两条丰腴的大腿之间引去。伍迪明白，这是要他用嘴。他在录相带上看够了口交的姿势，却从来也没有在关琴身上试过，他从心底里觉得那是个龌龊肮脏的地方。现在，他却无法抗拒这个美国姑娘的要求，大概，就因为她是美国姑娘。他做出了在中国女人身上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芭芭拉也倒转身体，在伍迪下身埋下头，电闪雷鸣般的震颤，伍迪就结束了。

第二天下课后，伍迪就跑去常买食品的超级市场，绕了一大圈，也找不到避孕套。四顾无人，便走到一个在转角深处处理货架的小伙子营业员身边，轻声问：“请问，避孕套在哪里？”

小伙子转过身：“你找什么？”

伍迪被迫重复一遍。

小伙子一下子明白了，用手在小腹上比了个上下捋动的手势，哈哈大笑，“这个用的？”

伍迪狼狈地点头。



小伙子大大咧咧地说：“超级市场不卖这个，你到隔壁的药店或杂货店去看看。”那神情，像在谈买一副滑雪手套。

伍迪满脸羞赧，贼一样地逃走。

在药房里，他开了眼，那么多种类，式样，彩色的，带花的，润滑的，摩擦的，旅行的，家居的。老美真把性生活当生活过，他第一次闪过这个认识。他买了盒半打装的，两美元，是最便宜的一盒。收款员是个女孩，他把盒子递过去时，头都不敢抬，女孩熟练地计价，收款，把小盒子装在塑料袋里，递到他手里，说“谢谢”时，他强自镇定回了声“不谢”。走出门外，额头上一层汗星星。

有了避孕套，芭芭拉真的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把伍迪跟关琴的位置关系来了个大颠倒，轮到伍迪跟在后面，紧追紧赶那层出不穷的变化和要求，伍迪仿佛进了一所课程密集的强化训练班，技艺日增，几个周末后，芭芭拉获得了高潮，大呼大叫，激动得哭了起来。

自豪，如春水般涨满了伍迪的内心，直至向四肢全身膨胀，我终于有了白种女人了。他走在大街上，脚下的大地再不是陌生的北美洲的一块什么地方了，大地承受着他自信的脚步，发出故土般的亲切的反弹力。放眼看着迎面而来的女人，他不再有看待异种族人的遥远的隔阂感，他觉得她们已是熟悉的自己女人一类，他可以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搂进怀中，他狂放地想着。

芭芭拉一到高潮，便会哭泣。在一次痛快的哭泣后，她满心爱意地搂抱着伍迪，把心中的隐痛倾诉出来。

芭芭拉在犹他州读大学一年级，一天晚上从计算机房回宿舍，路边草丛跳出个白人，用刀子把她逼进丛林深处，强奸